

当代文学丛书

幸存的人

〔藏族〕 益希单增



幸存的人

[藏族] 益希单增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噶厦政府血洗了藏北德吉村，美丽聪慧的少女德吉桑姆和刚刚两岁的侄子桑节普珠，死里逃生，成了两个幸存的人。在那漫漫的长夜里，这对幼儿少女走向哪里？如何报这血海深仇？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作者通过逃避追捕的流浪生活、纯朴坚贞的爱情纠葛、“圣地”拉萨的惨遭屈辱、雅鲁藏布江上的水葬妖魂等富有“酥油味”的情节，构成了作品的生动故事。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西藏农奴为寻找出路而进行的血与火的斗争，塑造了一些性格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作品的结构严谨，悬念丛生，跌宕起伏，富有故事性。

幸存的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321,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5 $\frac{1}{2}$ 插页2

1981年5月北京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05,000

书号 10019·3128

定价 1.05元

目 次

第 一 章	姑侄俩	1
第 二 章	苦难的世界	25
第 三 章	去拉萨的路上	41
第 四 章	觉仁波脚下	56
第 五 章	在贫民窟里	76
第 六 章	仁青晋美老爷	92
第 七 章	流浪人的火圈	116
第 八 章	集乌村安家	136
第 九 章	八年以后	163
第 十 章	阿妈的希望	184
第 十 一 章	普珠的报复	200
第 十 二 章	请愿	221
第 十 三 章	圈套	254
第 十 四 章	生离死别	277
第 十 五 章	夜间的刀光	303
第 十 六 章	血染沙枣林	324
第 十 七 章	旺扎的下场	351
第 十 八 章	可怕的传说	377
第 十 九 章	火烧经堂	395
第 二 十 章	在神山上	410

第二十一章	金宗报信	443
第二十二章	雅鲁藏布江上的“妖魂”	474



第一章

姑 侄 俩

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一天下午，藏北尺牍地区的德吉村，淹没在枪声与烈火之中。在二百五十多名噶厦政府^①兵的血洗下，这个三十来户人家的村庄，变成了死尸与焦土的世界。

墙头上的柴草在熊熊燃烧，四处的火焰包围了整个村庄。

怪喊怪叫的政府兵，个个象冲进羊圈里的狼。他们射出的子弹象黄蜂一样出没在小巷中，出没在门前门后，出没在院子里，出没在楼顶上……

一个干瘦的老头子，随着枪声在楼顶上摇晃了一下。他的胸前抱着一个铜铸的释迦牟尼佛像，血液从他的右胸上涌了出来：

“大喇嘛活佛……怎么会招来这样的……杀，杀身……”

这个干瘦的老头子还没有来得及说完想说的话，身上又中了一枪，接着，就象被人推下楼似的不见了影子。

^① 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

“噓，你敢不倒！你再不倒，那就再送给你一颗子弹！”一个政府兵在巷子里向楼上仰望，把子弹壳从枪膛里退了出来。

“哈哈，哈哈……”几串得意的笑声，在五个象跳蚤似的政府兵的头上绕几圈后飞走了。他们正在用腰刀砍杀一个被枪打伤的年轻牧民。年轻牧民手里握着一把不到半尺长的吃牛羊肉的小刀，奋力地抵挡着。他袒露着皮袍上部的结实胸脯，紫黑而又英俊的面孔上闪着愤怒挣扎的光。他未能防住从背后刺杀他的刀锋，不几下，政府兵就把他的两条臂膀砍了下来，肩膀也砍开了……

“噓、噓！”一个肥猪似的政府兵，在一家门口，用穿着铁底靴子的大脚，踩一个小女孩子的头部。那小女孩，起初号喊着，不服输地用口猛咬政府兵的腿，但转眼间，那个政府兵踩扁了她的脑袋，鼻嘴里溢出来紫红色的血……

德吉村为什么会招来这样的横祸呢？俗话说：吃过蝎子的骚驴碰不得，横走惯了的公牛惹不得。德吉村的人却是既碰了骚驴，又惹了公牛呀！

五十年前，藏北三十九族地区的一个小游牧部落，被尺牍宗政府^①勒令改为半农半牧而定居下来，这就是德吉村的由来。从那个时候起，尺牍宗政府摊派在他们身上的“牛羊不生不死税”^②，就象冬天下不完的雪一样侵袭着他们，吸走了他

① 宗政府，即县政府。

② 不生不死税，是指噶厦政府给牧民一定数量的牛或者羊，每年按照这个数目上交规定的肉、油、毛，不管租出去的牛是死是生，永远按照第一次的租数交税。

们身上的热能和力量。但是，德吉村人不愿意趴在地上让宗政府踏着脊背，他们诅咒发誓：“不作尺牍宗政府脚下的地毯，要作房顶上的经幡！”他们用“骚驴”“公牛”这样的话来直骂宗本^①，骂收税的宗政府管事；对于那些前来串门想捞便宜的政府兵骂声更大，有时候啐唾沫，往身上撒脏灰；有时撩开袍裙，撅起腩来鄙弃政府兵，要他们“吃屎”“吃屁”，甚至有时缴掉了那些来捣乱的政府兵的枪和刀子。德吉村的年轻人比老年人的胆子更大，他们骂“不生不死税”是吸血吸髓的妖蛇，有几次揪住前来收税的管家，在管家的脑门上抹上一把稀牛屎，然后“鸣哈哈”地嘲笑驱赶，……结果引来了今天这场毁村灭种的大惨祸！

领兵头目是刚上任的为期一年的尺牍宗代理宗本仁青晋美。仁青晋美是世袭贵族的后裔，父亲当过噶厦政府军的代本^②。知道仁青晋美底细的人，称仁青晋美是“娇奢公子”。他来尺牍并非个人本意，而是一再受到病重的父亲的责难，不得不出来干点事。他充当代理宗本是为了宽宽父亲的心，也是为了一旦父亲死后不至于丢脸，给承袭官爵抹一点光彩。今天，他是头一次从宗政府的软垫子的卧房里出来，是想干一件“鸣惊四方”的举动，以博得“大胆”、“强硬”、“不容欺侮”、“有才干”这样一些声誉，然后好治服他所管辖地方上的人。

仁青晋美今年三十五岁，比普通中等个子的人稍高，身材略瘦，有一张漂亮的面孔，一对蓝黑色的大眼睛，一对黑油油的眉毛；前额宽平，下颏舒适，鼻子不大不小，嘴唇的厚薄恰到

① 宗本，即县官。

② 代本，即团长。

好处，肤色是白里含冷的那种娇贵色；细腻的前额上没有一丝皱纹，好象今后也不会生出皱纹似的光滑柔润；头发浓黑而发光，完全是由高级营养品滋补出来的。只是两只眼睛里闪出来的光给人以不诚实，不可信任，含着傲慢和诡诈。尤其是那两对拧在眉梢的弯钩，使人感到他能随时干出奸恶的事情来。仁青晋美是标准的上等人——贵族子弟，而且是普通人一见就要提心吊胆的那种贵族公子。

德吉村人并不知道今天的领兵头目是谁。只见仁青晋美骑着一匹黑油油的壮马，穿着一身黄呢子英国陆军军官样式的服装，戴着一顶水瓢似的黄色军帽，眼上罩着一副淡黄色的风镜，胸前佩着金丝绶带，手里挥动着一支驳壳枪，走动在一条巷道里，大声命令两个甲本^①：

“喂，妈的臭尸，愣着干什么！要走运就得快动手，别象没有吃饱的狗，谁要是手软，你们就给我狠敲腮帮！”

两个甲本“啦索”一声，骑着马去大声喊叫：

“你们这些孽种，好好听着，今天要给我拼命，刀要从腰上砍，子弹要往心口上打，一个也不能便宜！”

上身穿着土黄色军服，腰下扎着不伦不类袍子，在有辫子的头顶上扣着各色礼帽的政府兵们，一听到喊声，便“哎嘿嘿”地发出一阵狂叫，象奔窜的野牛，扑食的饿虎，端着枪，拿着刀，又一阵大杀大砍！

仁青晋美放开胆子，尖酸的笑了两声。在兴奋之中，他扣动手枪，向空中示威似的打出六发子弹。他知道，在这种场

① 甲本，即连长。

面，带兵的人可以来一个“过火”行动，即便噶厦政府并没有要他剿杀全部德吉村人，只是让他抓几个“谋反匪首”，但是，哪个带兵人会完全遵从远隔千里外噶厦政府的命令，而使行动不走样呢？！逞威风 and 发财的机会正在眼前，他认为那是不能轻易放过的……

“当了兵就要施展自己的手段，伙计们，加一把力，到时候有赏！”仁青晋美以洪亮的嗓音对十几个冲进另一家院子里的政府兵说，他的马蹲伫在院子门前。

德吉村人没有准备，是因为失去了警惕。但是，男人们不愿意轻易死去。在一阵惊慌后他们拔出了腰刀，拿起了斧头和棍棒，象狮子一样从屋子里冲出来，从楼上跳下去。

刀斧的碰击声，钢枪的尖啸声，房屋的倒塌声，牛羊的嘶鸣声，妇女儿童的悲哭声……这些声音混合交织成恐怖和野蛮的声浪，从高到低，从强到弱，近百名牧民百姓顿时倒在血泊和烈焰之中。

三个政府兵，在村后的一块刚长出青稞苗的田里追逐两名年轻妇女：一个已经钻进田边的杜鹃林消失了；后面，那个抱孩子的妇女跑得慢，离杜鹃林还有三、四十步。

政府兵中一个是醉眼睛，脸上堆满了黑疙瘩，跑在最前面；第二个是细脖子，灰眼圈，前额上有一个紫黑的刀痕；第三个是塌鼻子，鼻子象被牛蹄子踏烂过一样，看不出骨头在哪里。塌鼻子跑得慢，想吓唬抱孩子的妇女，猛开一枪，差点打倒黑疙瘩。

“你这个霉烂种，想开黑枪，我先敲掉你！”黑疙瘩转身端

起枪，把子弹推上了膛！

“唉唉，”塌鼻子慌忙摆手，黄着眼睛，连连辩解道：“不是不是，朋友朋友，我是……我是打她，打她，吓唬吓唬……”

抱孩子的妇女约摸二十四、五岁，她叫嘎玛拉吉，是德吉村小首领束狄的老婆。她穿着有红、蓝、绿三色滚边的羊羔皮袍，怀中抱着小男孩。嘎玛拉吉脸型椭圆，五官端正，样子精神，身材健美。这会儿，她已经失去了平常那种文静优雅的神态，恐惧地跑着，使尽全力迈开步子，想躲逃到杜鹃林里去。不料，脚下的一条水沟把她绊倒下来，怀中的孩子摔出去两三步远。

小男孩只有两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没有布面的小皮袍，光着脚，半个身子和半个脸扎在泥水里，象一只未长羽毛的小鸟那样挣扎着。他的脑袋占整个身子的三分之一，显得很大，又象一个用黑羊皮裹起来的酥油包，发丝上闪着蓝绿色的光。他的两只肉敦敦的小手扒着泥水，想支起身子来，但又滑倒下去，脸上涂了一层泥水。“阿妈，阿妈——”孩子以嫩柔的声音叫着，吃力地蹬着脚，在满是泥水的脸上睁露出两只惊恐的黑珠子似的眼睛来。

嘎玛拉吉刚从水沟里爬起来，就被三个追来的政府兵围住，塌鼻子眯起眼睛，细脖子把脖子伸得更长。黑疙瘩把枪竖起来，裂开肥厚的大嘴巴甜蜜地说：

“真是没有白费，花这功夫，值得值得！”

细脖子着迷地咽下口中溢上来的唾沫，两只眼睛不离开嘎玛拉吉的脸面。塌鼻子浑身痒痒，想马上伸出手去搂抱嘎玛拉吉的腰。

嘎玛拉吉对着几双野兽般的眼睛，心里寒颤着脸色变白，全身毛骨悚然。但是，她仍然振作了精神，抱起泥沟里的孩子，用手擦去孩子脸上的一层泥水。刚才的一阵急跑消耗了她的大部分精力，水沟的绊摔失掉了她脱险时机，现在的处境使她明白，要摆脱三个豺狼一样的政府兵，那是非常困难的。

“我求求你们放我走，”嘎玛拉吉说，“可怜可怜孩子吧。”嘎玛拉吉低着头，挪动脚步要走。

“说得多轻巧，多甜！真够迷人的！”黑疙瘩伸开双手逼过来。

“做做好事吧，可怜可怜孩子。”嘎玛拉吉哆嗦着跪下来，乞求怜悯。

半天不吭声的细脖子转了几转灰眼珠，认准了什么似的叫起来：

“噢，这女人我认识，是那个最凶的小头头的老婆。前天她还挺神气，骂我们是什么‘看家狗’、‘虱子’，今天可不能便宜了她！”

“你说那些事干什么？”塌鼻子不想听，“傻蛋才去顾那些事，现在最最要紧的是叫她脱衣服……”

嘎玛拉吉跪着不动，也不起来，内心激卷着风暴。她把头埋在孩子脸上，眼窝里转动着激愤的泪珠。

黑疙瘩急不可捺，拔出了腰刀，以毫不放松的眼光扫着嘎玛拉吉的起伏的丰满胸脯，把刀尖晃了一晃：

“看见了吧，这是干什么的？不要听不进去，快，脱衣服！”

“这是便宜你，让你自己动手脱衣服，”细脖子说，“算你有点运气，要不，我们不会多废话的！”

“阿妈，阿妈——”孩子虽然不懂语言，但他懂得刀子的可怕。他紧紧抓住阿妈的胸衣，眼中流露出分担阿妈危险的焦灼光芒。嘎玛拉吉眼神昏暗，抖动着半闭的嘴唇，用脸颊去遮挡孩子的视线。

“喂，你是不是要我们动手？”塌鼻子叫起来。黑疙瘩“嗯”地一声，从腰间拔出刀子，把刀尖往嘎玛拉吉的衣袍上一挑，划开了一个大口子。

嘎玛拉吉惊叫了一声，一条血迹在划开的地方露出来。屈膝求饶没有出路，嘎玛拉吉站起来拭去了眼上的泪水：

“你们还有人的样子吗？畜生！”

“什么，畜生？是畜生又怎么样？嘿嘿，你再骂也占不了便宜！”黑疙瘩把腰刀扔在地上，抽动嘴角上的一条斜筋肉，睁大醉眼，绷起嘴巴，伸手来夺嘎玛拉吉怀中的孩子。

嘎玛拉吉不示弱，与黑疙瘩扭在一起。嘎玛拉吉抱住孩子的上身，黑疙瘩抓住孩子的双脚，孩子被扯得哇哇直哭。嘎玛拉吉心痛不忍，一松手，孩子被黑疙瘩掷出六、七步远的地方。可怜的孩子抽搐一下后再也不动弹了，靠近地面的脑袋一侧流着鲜血。嘎玛拉吉的神色大变，尖叫着扑向孩子，一阵悲痛的哭声在田野里激荡。

“哈哈，哈哈……”三个政府兵开心地大笑。黑疙瘩说：“来来来，再生一个不就得啦！……”

“你们走开，我脱！”嘎玛拉吉突然从孩子身边站起来，转过身，把视野投向远远的天边，走了十多步，然后镇静地停来说：“你们这些灵魂霉烂的贼头，我让你们开心！……”她毫不迟疑地解开了腰带，脱下了皮袍，露出了曲线型胸脯上的淡

黄色绸衫和白色府绸内裙。

“喏，我敢说这是少见的美人！”塌鼻子急转着两只眼睛，想靠近嘎玛拉吉。但是，嘎玛拉吉不再往下脱了，她有意朝黑疙瘩走来。黑疙瘩眉开眼笑，贼心飞荡，推开塌鼻子，挽起袖子，就要搂抱嘎玛拉吉。

嘎玛拉吉的动作忽然变得闪电一样迅疾，她一下子拾起地上的腰刀，侧身跨一步把刀尖猛地刺向黑疙瘩的左胸，号喊了一声：

“杀孩子的狗！”

来不及躲闪的黑疙瘩被刀尖刺中。嘎玛拉吉又加一把力把腰刀深深扎进黑疙瘩的心脏。黑疙瘩带着扎进左胸的腰刀，“唉、唉”地颤叫着后退几步，把醉眼惨白地翻了几下，然后象断裂的朽木一样翻倒在地上。

可是，拔腿往田边跑去的嘎玛拉吉，未能躲避飞来的几响子弹，顽强而含恨地倒了下去。子弹打穿了嘎玛拉吉的胸脯，鲜血染红了她的衬衫。

塌鼻子和细脖子急跑追上，细脖子喘着气转了一圈：

“啧啧，抓在手里的肥羊，葬送在黑雕手里，灾星！”说着吞下两口唾沫，扭动嘴巴，拔出腰刀，用刀锋挑开嘎玛拉吉尸首上的内裙，往肚子上捅了三刀！

“可惜可惜，好可惜，你捅她干什么，如果不是胸脯上有血……”塌鼻子淫秽地转动了一下眼珠，但是他的话被细脖子打断了：

“你的本事就是奸尸，呸！再来那么一次，你的鼻子就会烂得完全看不见了！”

.....

嘎玛拉吉的头上有一颗红玛瑙珠，系着细辫子的条带上有绿玉、银钗和象牙佩环。细脖子眼睛一亮，把这些首饰用刀割了下来。塌鼻子也不甘示弱，抓住嘎玛拉吉脖子上的一串珍珠项链猛拽。细脖子眼睛一红，与塌鼻子争抢起来，结果链带被拉断，白色珍珠滚到地上了。这样一来，就得按照老规矩——看谁的手快！塌鼻子连泥带珠抓了十几颗，细脖子抓住了一个小小的松耳石。这还不算结束，感到吃亏的塌鼻子立刻扑向羔皮袍子，但是，动作极快的细脖子，已经抽去了佩着精巧小刀和火镰的腰带。

这两个用尽全部力气杀人发财的家伙，最后互相瞪瞪眼，互相往地上啐一口痰，然后很不服气地先后往村子里走去。

浓烈的烟火象龙卷风一样直冲云天，红红的火光象是德吉村人升腾的鲜血，这散发着血腥的红墨在蓝天写下永远不能磨掉的仇和恨！

政府兵似乎已经完成了血洗，在一声集合的哨声下，排成了长长的队伍。

仁青晋美骑着马在村口转来转去，大声地训斥着那些怠慢的大兵。那些还不完全认识仁青晋美的兵，一边打量着仁青晋美，一边有气无力地挪动脚步。仁青晋美似乎摸到了这些兵的心思，把眉梢的弯钩有意耸动了几下。一个甲本知道这是要拿鞭子罚人，赶紧让那些抬死兵尸首的和给伤兵包扎的人也出来排队。

仁青晋美把鞭杆往鞍轭上敲了几下：“各自报告杀了几个

人，杀了什么样的人！”仁青晋美的声音里充满了残暴和骄横。

“报告，我杀了七个，四个大人，三个小孩，有五个是女的！”

“报告，我杀了两个老头！”

“报告——我杀了三个，两个是汉子！”

“报告……”

杀人最多的算九个，这个人得到了两件袍子，一把腰刀，二十两银子的奖励。

“谁杀了束狄？”仁青晋美问。

“我，……不，我砍伤了他，他跑了。”

“要追回来，追不回来就拿你的脑袋去顶！”

“是。”

“谁杀了束狄的老婆？”

“我！”塌鼻子和细脖子同时站出来回答，互相瞪了几眼。

“他妈的臭屁股，你们两个究竟是谁杀的？”仁青晋美不满地把屁股往马鞍上顿了一下，调转马头走过来。

“我先开的枪，”塌鼻子抢着说：“我打死的！”

“放牛屁，第二枪才倒下去的！”细脖子争辩。

仁青晋美举鞭要打，没打下来，斥责说：“他妈的臭尸，光知道奸尸，弄不清楚都没有赏！”

“谁杀死了束狄的孩子？”

“我杀死的，摔死的！”塌鼻子大声说。

“霉烂贼，光想要赏，不要脸！”细脖子骂起来。

“蛇脖子，有胆来咬我的屁股，哼！”塌鼻子回骂了一句。

“蟹妖，乞丐，你们俩争什么？！什么叫杀死的，摔死的？”

仁青晋美叫起来。

“不是杀，是摔，重摔，脑袋成两半！”塌鼻子补充道。

“真的死了吗？”

“死了，长官。”

“留下根子就是祸害，要杀绝，一个不留！”

“是。”

“谁杀死了束狄的妹妹？”

没有人回答。

仁青晋美又问：“谁见过她的模样？”

没有人回答。

“他妈的臭尸，不是说束狄有一个妹妹吗？”仁青晋美把眼睛抬高了一下。

“听说有，我们不认识，也许已经被杀死了。”一个甲本说。

“逃不掉的，今天是子弹下雨，刀子插缝，女的都杀光了！”另一个甲本说。

仁青晋美抖动了一下缰绳，黑马在队前徘徊：“现在我命令你们，每个觉本^①带着自己的兵把搜来的东西整理一下。上等褥子卡垫、上等毯毡料、上等围裙料、好兽皮、药材、银碗和贵重木碗、金耳环、手镯、玉石戒指，还有珠宝及银元统统都交上来。其它的，如牛羊皮、衣服、靴子、刀子、毡子、酥油、糌粑、干肉……统统由觉本去分发。另外，要留下五个精悍的人，枪法要准的，刀法要好的，埋伏在村子里，等束狄回村时干掉他，今晚要办完这件事！”

一阵忙乱和争吵之后，总算把抢来的东西按势力大小分

^① 觉本，即班长。